



宋槧太平御覽



1卷  
403  
52



43  
403  
52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一

兵部五十二

火攻

火攻

水攻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卅月八年八月八日  
卅月八年八月八日  
卅月八年八月八日

田八幡

孫子曰火攻有五一日火人與敵陳師敵傍近草二日火積積其三日火輪輜重四日火庫營當燒其入敵五日火墜墜其三日火輜輜重四日火庫營當燒其入敵五日火墜

有因風因燥而焚之煙火素具具燒燧之屬發火有時起

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宿在戌箕東壁翼軫也戊翼

宿此宿之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蕭世誠云春景丁夏日

日疾風起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蕭世誠云春景丁夏日

有疾風期五子元運式也各候其時可用火也凡火攻必因

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以兵應之使

敵管內當速火發而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

進以攻其外

太平御覽

卷第三百二十一

一

從之不可從則止則見利則進知難則止無使敵知吾所為火可  
 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於上風無攻於下風便  
 也燒之必退退而逆攻之則必為所害者也晝風久夜風止數常也陽風也晝  
 夜風卒至欲縱火亦當知風之長短也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既知  
 消息其可也故以火佐攻者明取勝也  
 史記曰田單齊人也燕將樂毅攻齊單保即墨不下燕兵  
 圍之單乃收城中牛千餘頭晝以五采束刃於角絃葦於  
 尾鑿城下數穴牽牛詣穴以燒其尾端牛尾熱奔燕軍燕  
 軍大亂所觸皆死大克燕軍  
 漢書曰李陵征匈奴戰敗班師為單于所逐及於大澤匈  
 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葭葦用絕火勢蕭代誠  
 火焚吾門思火滅門敗吾當更積薪助日敵用  
 火使火勢盛敵不得入亦拒火之方也  
 後漢書曰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班超為假司馬將

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伊吾匈奴中地  
職縣界前書音義曰蒲類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  
匈奴中海名在燉煌北也  
 西域超到鄯善鄯善本西域樓蘭國也昭帝元鳳四年改  
一百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  
 曰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  
 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  
 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  
 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  
 輦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  
 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  
 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  
 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  
 少必大震怖可殄盡矣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

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洩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狂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兵吏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東觀漢記曰斬得副使比離支何奴節使屋賴帶首及節也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必獨擅之乎恂乃說

又曰楊琬字機平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琬力弱吏民憂恐琬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排囊即今排袋也排蒲拜切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尅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

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又曰皇甫嵩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閒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嵩進兵討之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夜潛勒兵鷄鳴馳赴其陣戰至晡時大破之

魏志諸葛誕傳曰誕反大將軍司馬文王督中外諸軍二十六萬衆臨淮討之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塹壘甚峻城中震懼不知所爲誕等大爲攻其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

圍盪出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  
吳志曰劉表死曹公尅荊州得劉琮水軍沿流東下吳主  
孫權遣周瑜領兵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曹公軍披  
退引兵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  
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乃取  
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  
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先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風  
相次俱進曹公軍吏士皆延頸遙觀指言蓋降蓋放諸船  
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燄焰漲天標  
標火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  
晉書曰王濬伐吳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普以鐵鎖橫  
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船先是羊祜獲  
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

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  
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  
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无所礙  
晉中興書曰房浩北伐江道爲長史及丁零反叛浩軍震  
懼姚襄去軍十里結草爲營方欲擊浩浩甚懷憂令道伐  
之道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且塹柵甚固難與校力  
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腳皆繫火一時驅放以兵過後  
群雞駭散一時飛過塹並集羌營營皆燃因其驚亂縱兵  
擊之襄遂摧退  
宋書曰王玄謨圍滑臺城內多茅屋衆皆曰宜以火箭燒  
之  
又房琰傳曰琰與劉劭相持劭用茅苞土擲以塞塹擲者  
如雲城內乃以火箭射之

又良吏杜慧度傳曰慧度爲交州刺史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雉尾炬循衆艦俱然一時潰散

齊書宗室脩安王子鳳傳曰太子右衛率左興盛屯東府東離門衆軍圍東城臺軍射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陳書曰武帝有江東梁將王琳率兵東下陳遣大將侯瑱等拒之瑱以琳軍威方盛乃引軍入蕪湖避之是時西南風至急琳謂得天時將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以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爲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瑱船者皆返燒其船琳兵潰亂透水者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爲陳軍所殺殆盡

北史曰李詢仕周遷司衛上士武帝幸雲陽宮委以留府事衛王直作亂焚肅章門詢於內益火故賊不得入武帝

善之

又曰周遣將伐高齊齊將段韶與太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扞禦至西境有柏谷城者乃敵之絕險石城千仞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爲國家之有若不去柏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朝可盡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

隋書曰文帝時高穎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古孝切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

通典曰火兵以驍騎夜銜枚縛馬口人負束薪麻蘊懷火

直抵敵營一時舉火營中驚亂急而乘之靜而不亂捨而勿攻凡火攻皆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芻穗

又曰火獸以艾熅火門切置瓢中瓢開四孔繫瓢於野猪

麀鹿頂下針其尾端向敵營而縱之奔入草中瓢敗火發

又曰火禽以胡桃剖分空中實艾火開兩孔復合繫野雞

項下針其尾而縱之奔入草中器敗火發

又曰火盜遣人昔服與敵人同者夜竊號逐便懷火偷入

營焚其積聚火發必亂而出

又曰火弩以擘張弩射及三百步者以瓢盛火冠矢端以

數百張中夜齊射敵營中芻草積聚

又曰以小瓢盛油冠矢端射城樓櫓版木上瓢敗油散因

焚矢鏃內箝中射油散處火立燃復以油瓢續之則樓櫓

盡焚謂之火箭

又曰磨杏子中空以艾實之繫雀足上加火薄暮羣放飛入城壘中棲宿其積聚廬舍須更火發謂之火杏矣

水攻

孫子曰以水佐攻者強水以為衝故強也水可以絕而不可以奪

水但以絕其敵道分敵軍耳不可以奪敵蓄積

史記曰漢王遣韓信已定齊臨淄遂東追齊王田廣至高

密項羽使龍且將二十萬救齊田廣龍且并軍且子與信

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寇力戰其鋒不可當

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臣招所

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

城皆反之其勢无所得食可无戰而降也龍且曰吾救齊

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

戰與信夾濰水陣濰音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

水上流引軍半度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度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度即急擊殺龍且東軍遂敗走

後漢書曰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為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偽立隄以為捕魚隄音而而潛從隄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深不得度時衆軍敗退唯董卓全師而還也

又曰曹公圍呂布於下邳引沂泗二水灌城尅之

又曰光武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繆王景帝七代孫名元前書曰元坐殺人為大

鴻臚所奏謚曰繆音諺東觀記曰林作臨字說光武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

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為魚

南史曰齊高帝新踐祚恐魏致討以送劉昶為辭以為軍衝必在壽春非垣崇祖莫可為捍徙為豫州刺史監豫司

二州諸軍事封望蔡侯建元二年魏遣劉昶攻壽春崇祖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起小城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史封延伯曰虜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踰三峽自然沈溺豈非小勞而大制耶及魏軍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內薄攻小城崇祖着白紗帽肩輿上城手自轉式日晡時決小史埭水勢奔下魏攻城之衆溺死千數大衆退走

梁書曰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謠曰荆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潼沱為激溝併灌鉅野澤帝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其功不可就帝弗納發徐揚人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康絢節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役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嶼石



九平補覽 卷三十一 七  
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沒復  
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岸崖其性惡  
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鑊鋤數千萬斤  
沉於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爲幹填以石加土其上緣淮  
百里內崗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  
者相枕蠅蟲夜聲合武帝愍之遣尚書右僕射袁昂侍中  
謝舉假節慰勞并加蠲復是冬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  
十有七八帝遣賜以衣袴十二月魏遣將楊大眼揚聲決  
堰絢命諸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悅挑戰斬魏咸陽  
王府司馬徐方興軍小卻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長九里下  
闊一百四十丈上廣三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  
夾之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  
居人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

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然之  
開湫東注又縱反閘於魏日梁所懼開湫魏人信之果鑿  
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猶不減其月魏軍竟  
潰而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地魏壽陽城戍稍徙頓  
入公山此南居人散就崗壟初堰起徐州界刺史張豹子  
謂己必尸其事旣而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慙由是譖  
絢與魏交通帝雖不納猶以軍事徵絢尋除司州刺史領  
安陸太守絢還後豹子不脩堰至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  
流于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  
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  
陳書曰閩中守陳寶應舉兵反據建安晉安二郡界水陸  
爲柵將軍章昭達討之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爲  
筏施拍於其上拍普綴以大索相次列營帶夾兩岸寶應

數挑戰昭達按甲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漲昭達放筏衝  
突水柵盡破又出兵攻其步軍寶應大潰遂尅定閩中  
又曰歐陽紇據嶺南反遣將章昭達督衆軍討之紇乃出  
柵涯口涯音崖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木柵之外用邊舟  
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舟以臨賊柵又令軍人銜刀潛  
行水中斫竹籠篾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賊衆大敗遂  
擒紇

三國典略曰東魏慕容紹宗高岳等堰洧水以灌潁川時  
有怪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頽壞岳等悉衆  
苦攻分休迭進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屬以大  
雪岳衆多死岳等乃作鐵龍雜獸用厭水神

後周書曰大祖遣大將軍趙貴帥軍至穰兼督諸州兵以  
援王思政高岳起堰引洧水以灌城自潁川以北皆爲陂

澤救兵不得至

唐書曰武德中劉黑闥據河北反太宗率兵討之先遣堰  
洧水上流使淺令黑闥得度及戰遽令決堰水至深丈餘  
賊徒旣敗爭渡水溺死者數千人咸以爲神黑闥與二百  
餘騎奔于突厥悉虜其兵衆河北復平  
又曰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屬江水汎長諸  
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謂孝恭曰兵者以速爲神機者  
時不可失今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其城下可謂疾雷不  
及掩耳兵家上策也孝恭從之進兵次夷陵銑將文士弘  
屯清江靖與之決戰大破賊軍仍率所部星馳進發營於  
荊州城下弘旣敗銑衆莫不震设靖又破其將楊君茂鄭  
秀等遂圍城數重其夜銑遣使請降靖卽入據其城號令  
嚴肅軍無私焉

淮南子曰始智伯率韓魏三國伐趙晉陽決水而灌之城中緣木而處懸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力已盡糧食匱武夫病爲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安無爲貴智臣請試潛行也伏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曰聞之唇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則君爲之次矣今而不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麓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亦圖之二君乃與孟談謀陰與之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期日之夜趙民驚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煞其身而三分其國

太白陰經水攻具篇曰以水佐攻者強水因地而成勢謂

源高於城本大於末可以過而止可以決而流故晉水可以灌安邑汾水可以浸平陽先設水平測其高下可以漂城灌軍沈營殺將

又曰水平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爲三池池橫闊一寸八分縱闊一寸深一寸三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分中間有通水渠闊二分深一寸三分池各置浮木木闊狹微小於池匡厚三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置轉關腳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三齒齊平則爲天下准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數十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

又日照板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柄長一尺大可握○又日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

分每寸內小刻其分隨向遠近高下立竿以照板映之眇目視三浮木齒及照板又以度竿上尺寸為高下遞而往尺寸相乘則山崗溝澗水源高下深淺可以分寸而度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一

日之度也置照板於竿上白晝時其影照於板中其影之長短即日之高下也此法之善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二

兵部五十三

勝

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況無筭乎吾以此觀之勝勢見也吾以此道觀之是兵無成勢無常形臨時變又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守備可勝在敵自脩理以備敵之虛解故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也

又曰見勝不過眾人之所知非善之善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也交爭勝也太公曰爭勝白刃之中非良將也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易見聞也古人所謂善戰者勝勝易勝者也原微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也故善戰者之所

勝也無勇功敵兵形未成服之

又曰善戰者立於不敢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也故勝

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脩道而

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善道保法度不失敵之亂敗也

又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也敵雖眾可使無鬪故策之而知

得失之計候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

而知有餘不足之處角量之也故兵形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

深澗不能闕也而知者不能謀也因形而作勝於眾眾不

能知也因地形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

勝之形也吾因敵形制此勝也故兵戰勝不復不量而

應形無窮動而應也

又曰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能料知敵情

勝知眾寡之用者勝言兵之形有眾而不可擊寡或可以

弱制強而能變之者勝也故春秋傳

曰師克在上下同欲者勝言君臣和同勇而欲戰者勝也

不知以虞待不虞者勝虞度也以我有法度之師擊彼無

出師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司馬法曰進退唯時無日寡

專任事不此五者知勝之道故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審

從中御也彼強弱之勢雖至不知彼知己一勝一負雖不知敵之形

百戰實無危殆也者勝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外不料敵內不知知地

各中也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己用戰必危也

知天勝乃可全背晦暝風雲為之譎詭也

左傳曰楚屈瑕將盟貳軫貳軫二鄭人軍於蒲騷楚莫敖

曰莫敖盍請濟師盍何也對曰師克在和不在眾也商

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武王有亂臣十人莫敖曰卜之對

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鄭師于蒲騷

又曰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勝河求

戰國策曰魏武侯問吳起曰兵以何勝曰以理為勝曰不

在衆乎起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聞鼓不進聞金不止雖有百萬之師何益於用所謂理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如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陣雖散成行投之無所往天下莫敢當

又曰韓魏之君不朝于齊鄒忌爲齊相田忌爲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

又曰或說齊閔王曰臣之所聞戰攻之道於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孫吳之將擒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樽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

史記曰張儀東說齊閔王曰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之名而有危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

又曰魏以太子申爲上將軍伐齊過外黃徐子謂太子曰

亂馮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

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

又曰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引軍襲敗蓋延延走北渡泗水破舟楫壞津梁僅而得免

又曰公孫瓚爲表紹所圍遣子續求救于黑山賊張燕燕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

曰昔周末喪亂僵屍蔽地以意而推猶爲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表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於樓上鼓角鳴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急

父子天性不言而動言相感也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下

隰日起火爲應吾當自內出奮揚威武汝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紹候得其書

獻帝春秋候者得書紹如期舉火瓚以爲救至遂便出戰使陳琳易其詞即此書

詔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  
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安魏志曰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于禁助仁  
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  
登高望水無所迴避羽乘大舟就攻禁遂降會孫權擒羽  
獲其衆禁復在吳文帝踐祚權稱藩遣之帝引見禁鬚髮  
皓白形容憔悴涕泣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視之事  
魏書詔曰昔荀林父敗績於邲孟明視帥於郿皆秦不替  
使復其位後晉獲狄土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  
況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拜安遠將軍  
至非戰之咎也其復禁等官  
晉書曰陸機河橋之戰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  
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  
嘗有也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  
里澗而死者如積焉

吳志曰魏使司馬曹仁將步騎數萬向濡須偽欲東攻羨  
溪朱桓赴羨溪仁進軍拒濡須桓聞追羨溪兵未到而仁  
兵奄至諸將各懼桓喻之曰凡兩軍相對勝負在將不在  
衆寡因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  
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  
仁仁果分遣將軍王雙等乘油舡襲中洲桓身自距之生  
獲雙等送武昌  
晉書曰王濬爲平東將軍假節都督梁益諸軍事率兵伐  
吳濬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  
又曰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爲滅賊之  
漸事下公卿蔡謨議曰自石勒初起則季龍爲爪牙百戰  
百勝遂定中國  
又曰嵇紹字延祖爲侍中從駕至湯陰紹之行也侍中秦

准謁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不韙正容曰大駕親以正伐邪理必有征無戰若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爲聞者莫不歎息

漢晉春秋曰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胡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不知虛實故敗知定易勝耳亮縱使更戰七縱七擒傳異別傳曰衛臻領舉傅異爲冀州刺史文帝曰異吾腹心臣也不妨與其籌筭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不可授以遠任

蕭方等三十六國春秋曰西涼從事中郎將張顛言於涼王曰太祖以天挺神姿應栢文之運流測萬里爲西夏所推平索嗣兵不血刃取酒泉有易俯拾爲殿下開創崇規貽厥孫謀者也

又曰秦王堅下書曰吳人敢恃江山僭稱大號輕率犬羊屢窺王境朕將巡狩省方登會稽而朝諸侯復禹績而定九州今王師所擬必有征無戰伐國存君義同一體

又曰夏王勃勃自號真興元年夏刻石都南頌其功曰我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德仰協時來俯從民望屬姦豪鼎峙之際羣凶岳立之秋故運籌命將舉無遺策親御六戎卽有征無戰五稔之間而治風弘闡矣

春秋齊後語曰騶忌與田忌不相善公孫閱謂騶忌曰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之驗其辭於王之所騶忌從之田忌懼無以自白遂以其徒襲攻臨淄欲殺騶忌不勝而奔

梁後略曰君子普通之未邊疆告驚寇虜烽燭擊柝相聞



上皇乃運籌帷中邁曹王之遠略決勝千里超光武之懸謀故能師不疲勞獻捷相繼

老子曰善勝敵者不爭。又曰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管子曰天時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故凡攻伐

之為道也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而出兵

是則戰之自毀也故不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未可不明

敵人之情不能約也約誓不能不明敵人之士不先陣也是故

以眾擊寡以理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

擊歐眾白徒故百戰百勝也

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

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

墨子曰墨子為守使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墨子雖善

肯以知兵聞也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有弗

盈也

盈也

鄧析子曰百戰百勝黃帝之師也

韓詩外傳曰孔子歎平仲云身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

里之外注云衝衝車也謂敵人設此以

古司馬兵法曰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捷勝也一軍皆

功也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則不差矣上下不

伐善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也敗者

故不誅上下俱過一軍奔北人皆有罪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苟以

不善在己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

又曰凡戰以力久以氣勝有力者任重則可以固久以危

勝營壘次舍器械具備行陣堅固可以久本心固新氣勝

無也乘危乃以死易生戰攻之心定矣甲以衛身兵以斬獲敵

而不勞故能制勝以甲固以兵勝甲以衛身兵以斬獲敵

且車以密固徒以坐勝車卒眾則密陣兼以重固以輕勝

車步兼也以重卒持堅  
以輕卒攻取故勝也

呂氏春秋曰凡兵也者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以爲  
己固因敵之謀以爲己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勝  
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而不可勝矣夫兵不貴勝而貴不  
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  
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  
又曰趙襄子攻翟勝左人中人使使者謁之下左人中人  
山中有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下兩城此  
二城也人之所喜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大長不  
過三日焱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又  
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  
憂所以爲昌也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  
昔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吳越皆嘗勝矣而

卒取亡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

淮南子曰文王知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  
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

三輔故事云婁敬爲隴西太守過洛陽見曰臣之策能不  
血刃坐羈匈奴頭著陛下前

衛公兵法曰夫決勝之策者在乎察將之材能審敵之強  
弱料地之形勢觀時之宜利先勝而後戰守地不失是謂  
必勝之道也若上驕下怨可離而閒營久卒疲可掩而襲  
昧去迷就上衆猜嫌可振而走重進輕退遇逢險阻可邀  
而取若敵人旌旗屢動士馬數顧其卒或縱或橫其吏或  
行或止追北恐不利見利恐不獲涉長途而未息入險地  
而不疑勁風劇寒剖冰濟水烈景炎熱倍道兼行陣而未  
定舍而未畢若此之勢乘而擊之此所謂天贊我也豈有

不勝乎  
 張協詩曰疇昔懷微志惟幕竊所經何必操干戈堂上有  
 奇兵  
 陸士衡辨亡論曰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  
 又曰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剗財匱而吳宛然坐乘  
 其弊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三

兵部五十四

敗

易曰投戈散地六親不能相保  
 禮記曰謀人之軍敗則死之  
 又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馬驚敗績  
 左傳曰凡師敵未陣曰敗某師皆陣曰戰大崩曰敗績得  
 僨曰尅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績曰王師敗績于某  
 又曰夫其敗也如日月之蝕何損於明  
 又曰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又曰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  
 又曰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於陳五父諫曰親仁  
 善鄰國之寶也陳侯不從故敗

又曰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又曰宋師及齊師戰于獻齊師敗績

又曰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境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

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鄭莊賢也不量力息國弱也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

不徵辭不察有罪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犯五不韙韙是

而以伐人其喪師不亦宜乎

又曰鄭師伐宋將戰華元殺羊食上食音嗣其御羊斟不與

及戰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疇昔猶前日也今日之事我為政與

入鄭師故敗

又曰狄人伐衛戰于榮澤衛師敗績衛侯不去其旗是以

甚敗遂滅衛

史記曰管仲曰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

老母也

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三戰

敗三北魯莊猶復以為將

又曰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

齊桓公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大國侵魯

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

魯之侵地曹沫三戰所亡盡復于魯

案魯連與燕將書曰曹子為將三敗三北

亡地五百里向使曹子計不及顧義不旋踵列國而死則

亦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耻而退與魯君計

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

上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

加吳

又晉世家曰襄公墨經四月敗秦師于殺虜秦三將孟明

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

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

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反後

春秋左傳卷三十三

三年秦果使孟明等伐晉報殺之敗也

後漢書曰建武三年春正月甲子以偏將軍馮異爲征西大將軍杜茂爲驃騎大將軍大司徒鄧禹及馮異與赤眉戰于回谿禹敗績後閏九月乙巳馮異與赤眉戰於崤底大破之

又曰鄧禹與赤眉戰敗帝徵禹還勅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飢卒徵戰輒不利徵古堯切

又曰鄧禹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爲所敗衆皆死散禹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

又曰鄧弘與赤眉大戰移日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兵還擊弘弘軍潰

自將攻齊勝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

漢書曰廣武君謂韓信曰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鄙下身死泚水上

又曰高祖置酒雒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嫚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疾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則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後漢書曰河南尹朱儁爲董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儁曰昔武王之明猶求箴諫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耳儁曰不聞怒言可以爲戲卓謝儁

又曰吳漢與公孫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入戰八剋遂軍其郭中

又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

魏志曰鍾會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強敵緘制衆城網羅逆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尅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以會爲司徒會喜之

又曰魏國初建荀攸爲尚書令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大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子弟莫知其所言

又曰張駿爲涼州牧西域長史李柏請討叛將趙眞爲眞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念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滅死論群心咸悅

又曰孫恩爲劉裕所擊窮蹙乃赴海自沈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以恩妹夫盧循爲主

又曰盧循旣敗走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於是悉酖諸辭死者因投于水同黨盡誅

又曰苻堅敗走劉牢之進屯郵城討諸未服河南諸城堡承風歸順者甚衆苻堅子丕據鄴爲慕容垂所逼請降牢之引兵救之垂聞軍至出新興城北走牢之與沛郡太守田次之追之行二百里至五橋澤中急取輜重軍稍亂爲垂所擊牢之敗績士卒殲焉牢之策馬跳五丈澗得脫會

不救至因入臨漳集亡散兵復少振牢之以軍敗徵還  
又曰苻堅敗于壽春單騎遁還於淮北飢甚人有進壺殮  
豚髀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帛十  
疋

又曰母丘儉文欽反司馬景王遣鄧艾督太山諸軍屯樂  
嘉欽將攻艾景王銜枚徑造樂嘉欽子鴛年十八勇冠三  
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譟擊之可破也既謀而行  
三譟而欽不能應鴛退相與引而東景王謂諸將曰欽走  
矣發銳軍以追之諸將曰欽舊將鴛小而銳引軍內入未  
有失利必不走也王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鴛三鼓  
而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謂鴛曰不先折其  
勢不得去也乃與騎十餘摧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  
王遣驍騎八千翼而追之欽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儉聞欽

敗棄衆宵遁淮南安風津都尉追儉斬之  
又曰苻堅率衆百萬屯壽陽列陣淝水謝玄謂苻融曰臨  
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請君稍卻堅遂麾使陣退衆因亂不  
能止玄以精銳決戰堅衆奔潰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  
至草行露宿飢凍以死獲堅乘輿雲母車軍資山積  
又曰苻堅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又見王師部陣謂  
融曰此亦勍敵也憚然有懼色及敗單騎遁于淮北飢甚  
人有進壺殮者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今  
蒙塵之難豈自天乎  
晉中興書曰謝琰爲會稽內史督五郡事隆安四年孫恩  
攻上虞進及刑浦上黨太守張虔碩戰敗于刑浦人情震  
懼群賊銳進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又應分  
軍設伏以待之琰不聽外白賊至時尚未食琰曰要先滅

此寇而後食耳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栢寶爲前鋒果敢能  
戰殺賊甚多而塘路狹魚貫不聚賊於艦中傍射前後  
斷絕琰至千秋亭與三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  
又曰劉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等與栢玄戰於崢嶸洲  
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遯玄故將  
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掩沒潯陽城建威將軍劉懷肅  
討平之其黨自相斬以降玄入江陵太守馮談勸使更下  
戰玄欲步出漢川投梁州而人情崩阻不可復合益州刺  
史毛璩弟璠卒璩使其從孫祐之參軍費恬送璠喪葬江  
陵璩弟子脩之爲玄屯騎校尉玄計窮欲走漢中脩之誘  
以入蜀遂與石康等乘艦泝江數十里恬與祐之迎擊玄  
益州督護馮遷斫玄首并石廣等五級庾頤之及殿中監  
天子之賊耳遂斬玄首并石廣等五級庾頤之及殿中監

萬蓋丁仙期皆死之玄年三十六息昇六歲云我是豫章  
王諸軍勿見殺遂送至江陵市斬之  
三十國春秋曰後燕慕容垂遣其子寶步騎七萬伐後魏  
戰於參合陂大敗寶以數千騎奔免士衆還者十一二寶  
恨參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由是自率大衆伐魏至  
參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吊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  
號哭軍中皆慟垂慙憤嘔血因而寢疾卻還道卒  
宋書曰晉安王子勛舉兵潯陽宋將殷孝祖討之時賊據  
赭折赭音者孝祖將進攻之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  
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  
標顯若善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中流矢  
死

又曰王玄謨北圍滑臺爲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二



十八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曰聞因敗爲成管  
上瘡將非金印之徵邪

梁後略曰丙午軍帥蕭方等至于長沙河東王譽率左右  
七千人置陣登高以禦之方等兵精衆盛暗江水滿爭來  
赴戰俄余之間方等衆潰譽軍以騎泗之悉皆透水方等  
與左右二百餘人馳往赴舟舟中之指可掬方等溺于江  
中

通典曰東魏大將齊神武與西魏大將周文帝戰邙山時  
周文見齊神武出旗鼓識之乃募取勇士三千令賀拔勝  
摠之犯其軍適與齊神武相遇時募士皆用短兵接戰勝  
逐齊神武數里刃垂及之會勝馬爲流矢所中死比副騎  
至齊神武已逸去

隋書曰煬帝征高麗使宇文述進軍東濟薩水去平壤城

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僞降詣述曰若旋師者當  
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峻固  
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  
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渌水行四百五十里  
初渡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  
人帝怒以述等屬吏至東都除名爲民

唐書曰屈突通將自武關趨藍田以赴長安軍過潼關爲  
劉文靜所遏不得進相持月餘通又令顯和以步騎萬人  
夜襲文靜詰朝大戰義軍不利顯和縱兵入我二柵而戰  
者往復數焉文靜爲流矢所中義軍氣奪垂至於敗而文  
靜遊軍數百騎自南山而來擊其背顯和大敗正馬而歸  
通勢彌蹙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人一刀耳勞勉將  
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

又曰安祿山之亂哥舒翰領兵馬卒十五萬與賊將崔乾祐會戰初哥舒造氍毹車以氍蒙其車以馬駕之畫以龍虎之狀五色相宣以金銀飾其畫獸之目及爪將衝戰焉因其驚駭擬從而犄角攢戈矢而逐之賊知其計積薪芻於隘路候氍車至順風縱火焚之駕馬奔駭燒氍車薪芻煙焰昏黑兩軍不相辨我師謂賊軍在煙焰中遂集弓弩併力射之賊軍抽退盡日矢盡方覺無賊我師衆從關門六七十里路狹北抵黃河南是古岸排蹶進不得賊抽軍從南山設疑曳柴揚塵以同羅詣真智險直透黃河古岸橫截我師我師敗績沈河而死十有二三

又曰潼關之戰哥舒翰在河北高阜上觀軍陣進退之勢于時有般糧船在河北岸左右言取船渡兵可得遂令將船百餘隻到南岸渡人舟中之指可掬登船爭渡者不可

勝數每滿卽沉如是登船沉者數十渡餘軍盡散走還入

關

三國典略曰齊師旣敗軍士奔至江者縛荻爲筏多被沒溺浮屍翳江至于京先是童謠曰虜馬萬疋入南湖城南酒家使虜奴至是梁軍士以齊兵質酒一人纔得一醉又曰周武伐齊齊主亦於塹北列陣謂高阿那肱曰戰是耶不戰是耶那肱曰不如勿戰却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著汾河中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能懸軍遠來我何爲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使讓那肱曰尔富貴足惜性命耶乃填塹南引帝大喜齊主親戰東偏頗有退者淑妃怖曰軍敗矣穆提婆進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以淑妃奔高梁關奚長樂諫曰半進半退戰家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傷敗陛下捨此安之御馬

一動人情驚擾願速還安撫齊主將從之穆提婆引其肘  
自此言何可信齊衆大潰軍資甲仗數百里間委棄山積  
在陣死者八千餘人齊主也走至洪洞戍  
又曰周遣大將軍王軌破陳於呂梁擒其司空南平郡公  
吳明徹北徐州刺史董安公程支季等俘斬三萬餘人初  
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  
過斷船路蕭摩訶謂明徹曰聞王軌正鎖下流其兩邊築  
城今尚未立若公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彼城若立則  
吾屬且爲虜矣明徹乃奮驍曰塞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筭  
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我兵益至摩訶  
又請明徹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爲  
恥願公率步卒乘車輿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  
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弟之此計乃良圖也然老夫

受賑專征不能戰勝攻取今被圍逼蹙慙寘無地且步軍  
既多吾爲摠督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行遂欲破堰拔軍  
以舫載馬北譙州刺史裴子烈議曰若決堰下船船必傾  
倒不如前遣馬出於事爲允會明徹疾篤知事不濟遂從  
之乃遣摩訶率馬數千前還明徹決堰乘水而退至清口  
水勢漸微船礙車輪並不得度軌圍而蹙之明徹力窮就  
執陳之銳卒於是殲焉

衛公兵法曰或若軍有賢智而不能用者敗上下相親而  
各述己長者敗賞罰不當而衆多怨言者敗知而不敢擊  
不知而擊之者敗利地不得而卒多戰阨者敗勞逸無別  
不曉車騎之用者敗覘候不審而輕敵懈怠者敗行於險  
道而不知深溝絕澗者敗陣無選鋒而奇止不分者敗凡  
此十敗非天之殃將之過也夫兵者可千日而不使不可

一時而不勝故白起對秦王曰明王愛其國忠臣愛其名  
寧伏其重誅不忍爲辱軍之將又嚴顏謂張飛曰卿等無  
狀侵奪我州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故二將咸重其名  
節寧就死而不求生者蓋知敗衄之耻斯誠甚矣  
說苑曰晉荆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景公將  
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荆夫文公猶有憂色  
日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因獸猶鬪沉國相乎及荆殺子玉  
乃憙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  
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荆勝也景公曰善乃使復將  
潘安仁沂馬督誅序曰昔乘丘之戰縣賁父御魯莊公馬  
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今而敗績是無勇也遂死  
又曰偏師裨將殞首覆軍者蓋以十數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四  
兵部五十五

招 詐降

左傳曰魯叔弓帥師圍費弗克敗焉

人執之以爲囚俘治區夫日非也區夫魯大夫也若見費人寒者

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供其困乏費來如歸南氏亡

矣人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人疾而叛

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

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史記曰陳豨反於代豨虛豨切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喜曰豨  
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因問周昌曰趙亦  
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帝慢罵曰豎子

能為將乎四人慙伏帝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帝曰非汝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此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豨將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故皆生得以故豨遂敗為樊噲軍卒追斬於靈丘

漢書西南夷傳曰陸賈至南越越王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纁因稱蠻夷大長

後漢書曰岑彭與大司馬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為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

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三王所反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士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嬰繞也謂以城自嬰繞而守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與音預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指河水為信言其明白也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也趣向也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鮪將輕騎詣彭願勅諸部將曰堅守待我我若不還諸君徑將大兵上轅轅歸鄆王更始傳尹尊為鄆王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東觀記曰諸行帝即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與鮪歸城明旦悉其眾出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

吳志曰關羽圍魏氏之樊留兵將備公安及南郡吳將呂蒙襲之兵到南郡羽下守將麋芳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蒙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厯人家有求取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朝暮使親近存恤者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吳主孫權至羽還在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旋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問無恙見待過於平時羽吏士無關心會權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

三國典略曰梁蕭乾字思惕梁祕書監子範之子容止雅正志性恬簡善隸書得叔父子雲之法閩中豪帥反叛陳武謂乾曰陸賈南征趙佗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髣髴在目乃令乾往使諭以逆順渠帥並即款附

北史曰魏可朱渾元歸齊神武聞其來遣平陽太守高崇持金環一枚賜元并運資糧候接

隋書曰劉權爲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羣盜起不得進詔令權召募討之權率兵與賊相遇不與戰先乘單舸詣賊營說以利害而羣賊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

又曰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聚衆爲亂詔何稠召募討之師次衡嶺遣使者諭其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長史王文周鑠崇以詣稠所稠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致使邊民擾叛非崇之罪也乃命釋之引崇共坐并從者四人爲設酒食遣之崇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入其洞悉發俚兵以臨餘賊象州逆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相繼降款

又曰仁壽初山獠作亂出衛玄爲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

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群獠曰我是  
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  
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高祖  
大悅賜縑二千疋除遂州摠管仍令劔南安撫  
唐書曰馬燧討李懷光自京師與渾瑊駱元光韓遊瓌合  
軍次于長春宮懷光遣驍將徐廷光以精卒六千守城兵  
械甚嚴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自固攻之則曠日持久死  
傷必甚乃挺身至城下呼廷光廷光素懼燧威名則拜於  
城上燧度廷光心已屈乃謂曰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  
廷光復西拜又曰公等皆朔方將士祿山已來首立大勳  
四十餘年功伐最高奈何棄祖父之勳力爲滅族之計耶  
從吾言非止免罪富貴可圖也賊徒皆不對燧又曰爾以  
吾言不誠今相去數步爾當射我乃披襟示之廷光感泣

俯伏軍士亦泣先一日賊將尉珪率兵二千以焦離堡降  
燧廷光道旣絕乃因率其下出降燧乃以數騎徑入城處  
之不疑莫不畏服衆大呼曰吾復得爲王人矣渾瑊私歎  
謂參佐曰瑊謂馬公用兵與僕不相遠但怪累敗田悅今  
覩其行師料敵僕不逮遠矣

又曰曹王臯爲衡州刺史初湖南團練使辛京杲遣將軍  
王國良鎮武崗京杲侵刻之又虐其士卒國良以兵叛因  
據山河守險劫行旅以自給詔徵荆南江西黔桂兵誅之  
二歲不下乃以臯爲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使臯率諸軍  
至武崗國良阻險兵不得進臯乃謂諸軍曰國良怨京杲  
刻害本非反也其情易得不如降之乃三遺之書國良因  
請降未得其情臯曰其心屈矣乃捨軍自稱使者乘偏舟  
直造其壘曰曹王也國良遂出降

又曰于邵爲巴州刺史時歲儉夷獠相聚山澤爲盜數千  
百人來圍州城邵撫勵州兵與之拒戰凡旬有二日間遣  
使說喻示以善惡山盜邀邵出乃以儒服出城致之不疑  
因皆降之

又曰范希朝爲朔方節度使至靈武突厥別部有沙陁者  
北方推其勇勁希朝誘致之自甘州舉族來歸衆且萬人  
其後以之討賊所至有功

降

左傳曰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  
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尅殷微  
子啓如是武王親釋縛受其璧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  
所楚子從之

史記曰楚莊王圍鄭三月尅之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

以迎曰孤實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  
也敢不唯命是聽

又曰周武王伐紂尅殷微子乃持其祭器於軍門肉袒面  
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  
其爵

後漢書曰武都參狼羌爲寇殺長史馬援將四千餘人往  
擊之不與戰羌遂窮困悉降

又曰陳宮降曹操曰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  
也夫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奈卿妻子何宮  
曰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嗣因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之  
泣涕遂殺之傳首許市

又曰耿秉與竇固至車師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  
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即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



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壻固尚光武女涅陽公主明帝姊也爵為通侯當先

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

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

大驚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

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東觀記曰脫帽趨抱馬蹄也秉將以詣

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

又曰太山賊叔孫無忌等暴橫一境州郡不能討衛羽說

第五種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而太山險阻寇猾不制今

雖有精兵難以赴敵羽請諭降之種敬諾羽乃往備說禍

福無忌即帥其黨與三千餘人降

又曰劉盆子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

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

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

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又曰龐雄與梁慳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

前單于惶怖遣左奧韃日逐王詣慳乞降慳乃大陳兵受

之單于脫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

又曰岑彭與嚴說共守宛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

食彭乃與說舉城降諸將欲斬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

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

以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

又曰班超復使西域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

張南道于寘國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南與婁羌西與

姑墨接莎車國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西域南

北有大山中央有河西六千餘里東至玉門陽關有兩

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雄張猶熾

盛也張音丁亮反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

寘廣德禮意甚踈且俗信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使有騶

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續漢書及華嶠書駟字並作駟  
說文馬淺墨色也音京媚切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  
 頃巫至超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  
 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  
 以下因鎮撫焉

又曰張步戰敗退保平壽今青州北海縣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  
 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奈何就攻  
 其營既呼茂不能待耶步曰負負無可言者負愧也再言之者愧之甚  
 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茂使奉  
 其首降

又曰田戎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  
 戎曰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續漢書曰辛臣為戎作地  
圖彭寵張步董憲公孫述等所得郡國云洛陽所得如掌耳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戎曰

以秦王之強猶為征南所圍豈況吾耶降計決矣四年春  
 戎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沔沔止黎丘刻期日當  
 降而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彭而以書招戎  
 戎疑必賣已遂不敢降東觀記云戎至期日灼龜而反與  
 秦豐合彭出兵攻戎數月大破之

吳書曰壬申王濬受皓之降解縛焚櫬近請相見○晉陽  
 秋曰濬平吳收其圖籍領州四郡三十三縣三百一十三  
 戶五十二萬三千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後宮五千餘人  
 晉書曰樊雅據譙郡祖逖使桓宣說之雅與宣置酒結友  
 遣子隨宣詣逖少日雅便自詣逖逖遣雅還撫其眾僉謂  
 前數罵辱逖懼罪不敢降雅復閉城自守逖往攻之復遣  
 宣入說雅即斬異己者遂出降  
 又曰建興中陳聲聚諸無賴二千餘家斷江抄掠陶侃遣

朱伺爲督護討聲聲衆雖少伺容之不擊聲求遣弟詣侃降伺外許之及聲去伺乃遣勁勇要聲弟斬之潛軍襲聲聲正且並出祭祀飲食伺軍入其門方覺聲將闔晉鄭進皆死戰伺軍人多傷乃還營聲東走保董城伺又率諸軍圍守之遂重柴繞城作高櫓以勁弩下射之又斷其水道城中無水殺牛飲血闔晉聲婦弟也乃斬聲首出降又曰相溫伐蜀軍次彭模乃命參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李勢使其叔父福及從兄權等攻彭模楚等禦之福退走溫又擊權等三戰三捷賊衆散自閒道歸成都勢於是悉衆與溫戰于笮橋參軍龔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攻之勢衆大潰溫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遁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其將軍鄧嵩咎堅勸勢降乃面縛輿櫬請命溫解縛焚櫬送于京師溫

停蜀三旬舉賢旌善百姓大悅

齊書曰始興王鑑鎮益州益州劫帥韓武方常聚黨十餘人斷流爲暴郡縣不禁行旅斷絕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長史虞棕等咸請殺之鑑曰武方爲暴積年所不能制今降而被殺失信且無以勸善於是啓臺果被宥自巴西蠻夷兇惡皆望風降附

三國典略曰侯景黨儀同司馬世雲率其所領降于慕容紹宗仍以鐵騎五千夾而擊景景謂其衆曰汝輩家口高澄悉已殺之弩力何慮無妻子待向江東當還入鄴用汝輩悉作本州刺史衆信之紹宗遙呼曰爾居家悉在但能歸來官勳如舊乃被髮向北斗以誓之於是景衆大潰爭赴渦水水爲之不流

後周書曰武帝平齊齊主至帝降自阼階以賓主之禮相

見高潛在冀州擁兵未下遣上柱國齊王憲與柱國隨公楊堅率軍討平之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叛入突厥齊諸行臺州鎮悉降關東平合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五戶三百三十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萬六千八百八十六

唐書曰王行本仕隋以軍功爲朝散大夫堯君素之鎮河東也令行本統精甲七百人及君素被誅於東樓行本率兵赴之不及因捕殺君素者黨屬與數百人皆誅之後兵出戰官軍高祖更令將軍秦武通擊之武通令軍中無得泄其謀於是掘長圍以逼之武通謂掘圍者曰若見賊但疾走以避之行本果出兵掘圍者走行本奔數里武通率騎橫出擊之賊衆潰因縱兵乘之殺七百餘人自此兵勢漸弱太宗求得其所親婦人遣入城喻意行本曰罪戾旣

深自知不免止當逃竄山谷耳因潛引武周又求援於竇建德武周遣其將尋相以兵援之太宗邀擊大破之行本窮急糧盡謀欲突圍而出人無從者遂面縛請降

又曰劉黑闥亡將張君立奔於高開道因與其將張金樹潛相連結時開道親兵數百人皆勇敢士也號爲義兒恒在閣內金樹每督兵於閣下及將爲變潛令其黨數人入其閣內與諸義兒陽爲遊戲至日將夕陰斷其弓弦又藏其刀杖聚其稍於床下迨暝金樹以其徒大呼來攻閣下合所遣人抱義兒稍一時而出諸義兒遽將出戰而弓弦皆絕刀仗已失張君立於外城舉火相應表裏驚擾義兒窮蹙爭歸金樹開道知不免死於是擐甲持兵坐於堂上與妻妾奉妓樂酣宴金樹之黨憚其勇不敢逼之天將曉開道先縊其妻及諸子而後自殺金樹陳兵大集執其義

兒皆斬之又殺張君立死者五百餘人於是來降

與妻妾奉詐降

史記曰楚漢相持項羽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亞父勸項王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漢將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閒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三千餘人楚因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日食盡漢王降楚楚軍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之上以故與數十騎出西門遁走

後漢書曰時漢中賊延岑出散關及更始將軍李寶合兵數萬人與逢安戰於杜陵岑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弩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裏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

擊之寶從後悉拔赤眉旌幟更立己幡旗安等戰疲還營

見旗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

後魏書曰萬俟醜奴

萬音墨侯音其

宿勤明達等反叛寇掠涇州

魏將崔延伯率衆軍將出營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延伯謂其事實遠巡未閱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勢摧挫便爾逐北逕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閒得入城延伯軍遂大敗傷死者二萬人

通典曰西魏大將周文帝征東魏戰於邙山裨將于謹率其麾下僞降立於路左東魏大將齊神武軍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又收集兵士於後奮擊齊神武軍遂亂以此西魏軍得全而返

也

又曰隋煬帝征高麗九軍已度鴨綠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又不測帝意會高麗國相乙亥文德來詣其營都將宇文述不能執文德文德逃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更進追擊時文德見軍中多飢色欲疲述衆每鬪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內逼群議於是遂進逼平壤城文德僞降述料攻之未可卒拔因而班師文德隨擊之大敗文德七戰七北遷延令敵飢疲亦同持久之義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五

兵部五十六

乞師

救援

擒獲上

乞師

左傳曰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公子遂魯卿

又曰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

襄仲居東門故以爲氏臧文仲爲襄仲副使故

不

又曰夏公使如楚乞師以伐齊

公不事晉齊與晉盟故懼而乞師於楚

又曰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又十三年晉侯使郟錡來乞師將事不敬

將事致君命也孟獻子

曰郟氏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階也郟子無階且先君

之嗣卿受命以乞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

爲郟錡郟克子故曰嗣卿爲十七年春殺郟錡傳也

又曰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又曰邾婁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厲樂來乞師孟獻子曰

晉有勝矣早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也

又曰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蓬啓彊如楚辭且

乞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也

穀梁曰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言乞也

戰國策曰楚圍雍氏韓使求救於秦秦師不下郤令靳尚

使謂秦王曰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唇竭齒寒願大王熟

計之宜太后召尚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髀加妾身妾困

弗支也盡身妾上而弗重也何以其少有利焉夫救韓日

費千金獨不使妾少有利耶靳尚歸韓襄王賂於太后復

使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翠日未也茂日先生言不急可乎

翠日韓急則入楚矣臣安敢來茂日先生勿復言也乃言

於秦王曰今雍氏圍而秦兵不下是無韓也楚韓為一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秦王乃下師於郤以救韓後漢書曰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救劉表許之而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今豪傑並起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弊可也

救援

春秋後齊語曰秦攻趙長平齊楚救之趙人無食請粟於齊齊欲勿與周子曰不如與之以退秦兵不與則秦兵不卻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捍蔽也猶齒之於唇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是故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汲燧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卻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強秦之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為國

計者過矣齊王不聽秦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焉  
又韓語曰襄王十二年楚圍雍氏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  
蓋相望秦師不出使靳尚如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居為  
隱蔽出為鴈行今韓病矣秦師不出屠亡齒寒願大王計  
之也  
史記曰趙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讓信陵君以請救曰勝  
所結為婚姻者以公子高義今縱輕勝獨不憐公子之姊  
耶公子說王不可乃將車騎欲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  
嬴辭決而去公子曰侯生無一言半辭送我哉乃復見之  
生曰知公子之必來乃謂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  
內而如姬最幸可為如姬復父之讎求其虎符奪晉鄙軍  
此五霸之伐也然恐鄙有所疑臣客朱亥可與俱行至軍  
亥以四十斤鐵椎殺晉鄙引兵救趙卻秦軍趙王再拜曰

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公子懼不歸趙以五城封之

魏志曰太祖征張繡荀攸言於太祖曰繡與劉表相恃為  
強然繡以遠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必離不如緩軍以待  
之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至襄繡戰急表  
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矣

魏略曰曹洪為太祖族弟興平末太祖嘗與洪出為寇劫

失馬追者在後洪下馬與太祖太祖辭曰各自急洪言曰

天下諸將可无洪不可无君也太祖乃乘之遂相扶佐得

濟魏志曰太祖  
為卓敗失馬

晉書曰桓宣屯馬頭山為祖煥桓撫所攻求援於盧江太  
守毛寶宣遣子戎重請寶即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  
戰寶軍懸兵少器仗濫惡大為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髀徹  
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鞞去船所百餘里望星而行到



先吳戰亡將士洗瘡訖夜還救宜寶至宜營而煥撫亦退  
又曰淮南妖賊張昌旬月之間衆三萬皆絳幘科頭攢之  
以毛王歆上言妖賊張昌劉尼稱神聖犬羊萬計絳頭毛  
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諸軍以助  
三十六國春秋曰姚襄南至滎陽與高昌李歷戰于麻田  
馬中流矢死弟萇下馬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  
兄濟此豎子何敢害萇會救至不死  
北史曰齊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孺文襄第四子累遷并  
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爲中  
軍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不  
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歌  
謠之爲蘭陵王入陳曲是也  
後魏書曰齊將陳伯之侵逼壽春泝淮爲寇時司徒彭城

王勰廣陵侯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  
不至深以爲憂詔遣傅永爲統軍領汝陰之兵三千人援  
之永揔勒士卒水陸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甚固永去二  
十餘里牽船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趨淮下船便渡  
適上岸賊軍追及會時已夜永乃潛進曉達壽春賊下勰  
衍聞外有軍共上門樓觀望然不意永至永免胄乃信之  
遂引永勰謂永曰北望已久恐洛陽難復再見不意卿能  
至也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執兵被甲固敵是求若如教  
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  
并勢以擊伯之頗有克捷  
又曰辛淵私署涼王李嵩騎將軍嵩子欽亦厚遇之欽與  
沮渠蒙遜戰於蓼泉軍敗失馬淵以所乘馬授欽而身死  
於難以義烈見稱西土

又曰裴駿蓋吳作亂於關中汾陰人薛永宗聚眾應之殘破諸縣來襲聞熹縣中先無兵仗人情駭動縣令憂惶計無所出駿在家聞之便率厲鄉豪曰在禮君父危臣子致命府君今爲賊所逼是吾等徇節之秋諸君可不勉乎諸豪皆奮激請行駿乃簡騎驍勇數百人奔赴賊聞救至引兵退走刺史嘉之以狀表聞會世祖親討蓋吳引見駿駿陳敘事宜甚會機理世祖大悅顧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具且忠義可嘉補中書博士浩亦深器駿目爲三河領袖轉中書侍郎

後周書曰蕭管大統十五年乃遣使稱藩請爲附庸大祖令丞相東閭祭酒榮權使焉管大悅是歲梁元帝令柳仲禮率眾進圖襄陽管懼乃遣其妻王氏及世子察爲質以請救太祖又令榮權報命仍遣開府楊忠率兵援之十六

年楊忠擒仲禮平漢東管乃獲安

又曰李賢時有賊帥達符顯圍通州城晝夜攻戰屢被摧衄賢聞道赴雍州詣天光請援天光許之賢乃返而賊營壘四合無因入城候日向夕乃僞負薪與賊樵采者俱得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賊衆方覺乃弓弩亂發射之不中遂得入城告以大軍將至賊聞之便即散走

又曰邵惠公顯太祖長兄德皇帝娶樂浪王氏爲德皇后生顯及連次太祖德皇帝與衛可孤戰於武川臨陣墜馬顯奔救擊殺數十人賊衆披靡德皇帝乃得上馬引去俄而賊追騎大至顯遂戰歿保定初追贈太師尋追封邵公又曰太祖率輕騎追侯景于河上景等北據河橋南屬邙山爲陣與諸軍合戰太祖馬中流矢驚逸遂失之因此軍中擾亂都督李穆下馬授太祖軍以復振於是太捷斬高

九千餘  
卷三百二十一  
五

敖曹及其儀同李猛

隋書曰張須陁爲齊郡丞賊裴長才石子河等衆二萬奄至城下縱兵大掠須陁未暇集兵親率五騎與賊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瘡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却須陁督軍復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合軍圍北海兵鋒甚銳須陁謂官屬曰賊自恃強謂我不能救吾今速去破之必矣於是簡精兵倍道而進賊果無備擊大破之斬數萬級獲輜重三千兩

唐書曰李晟兼左金吾大將軍涇原四鎮都知兵馬使并惣遊兵無何節度使馬璘與吐蕃戰於鹽倉兵敗晟率所部橫擊之拔璘出於亂兵以功封合川郡王璘忌晟威名又遇之不以禮令朝京師代宗知之留宿衛上卽位吐蕃寇劔南時節度使崔寧在京師三川皆恐詔晟將神策兵

五百救援晟乃踰漏天攻拔飛越廓清肅寧三城絕大渡河獲虜首千餘級虜乃引去因留成都數月而還

又曰裴度征蔡州計築赫連城於池口未畢役度領師及賓從往觀之導騎將及城門左右曰五溝賊至言未畢賊已突來哮譁爭進城震壞者十餘板注弩挺刃勢將及度賴李光顏決戰於前以却之時光顏先慮其來使田希以二百騎伏於溝中出賊不意交擊之方得入城希又先扼其溝中歸路賊多棄騎越溝相牽墮壓而死者千餘人是日非光顏救度幾陷

又曰辛儼性慷慨重然諾專務賑人之急年五十不求苟進有濟時匡難之志咸通十年龐勛亂徐泗時杜愔守泗州賊以郡當江淮要害極力攻之時兩淮郡縣皆陷獨愔守臨淮久之援軍雖集賊未解圍時儼寓居廣陵乃仗劍

大平御覽 卷三十一 五  
挈小艇趨泗口貫賊柵入城見愾愾素聞有義而不相面  
喜讜至握手謝曰判官李延樞方話子爲人何遽至耶吾  
無憂矣時賊三面攻城王師結壘于洪源驛相顧不前讜  
夜以小舟穿賊壘至洪源驛見監軍郭厚本論泗州危急  
且宜速救厚本然之淮南都將王公弁謂厚本曰賊軍衆  
我寡無宜輕舉當俟可行讜坐中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  
百道攻城陷在旦夕公等奉詔赴援而逗留不進心欲何  
爲不唯有負國恩丈夫氣義亦宜感發假如臨淮陷賊淮  
南卽是寇場公何獨存耶卽欲揮刃向公弁厚本持之讜  
望泗州大哭者經日帳下爲之流涕厚本義其心選甲士  
三百隨讜入泗州夜半斬賊柵大呼由水門而入賊軍大  
駭旣知援兵入賊乃退舍人心遂固浙西觀察使杜審權  
遣大將翟行約率軍三千赴援屯蓮塘驛愾欲遣人勞之

將吏皆憚其行讜曰杜相公以大夫宗盟急難相赴安得  
令使者無言而還卽賚帟書幣犒其使淮南大將李湘率  
師五千來接受賊詐降敗於淮口湘與郭厚本皆爲賊所  
執自是無援賊併兵急攻以鐵索斷淮流梯衝雲合凡周  
七月晝夜不息乘城之士不遑寢寐面目瘡生軍儲漸少  
分食稀粥賴讜犯難伏羲求救於淮北諸軍旣而馬舉以  
大軍至賊解圍而去讜無子猶子山僧元老等寄在廣陵  
每出城則書二姪名謂愾曰志之得嗣爲幸愾益感之賊  
平授讜泗州團練判官侍御史  
繁欽丘雋碑曰故右扶風都尉主簿有丘雋者從都尉討  
叛胡官兵敗績卒伍奔散都尉臨陣墜馬雋於是下馬援  
甲以身禦寇遂致死戰場都尉乘雋馬得免

擒獲上

左傳曰鄭將公子歸生伐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宋將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輅迎也倒戟而出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且其擒也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聽謂常存於身著於心想

聞其政令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穀梁曰宋華元師師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獲者不與之辭也

史記曰漢六年人有告楚王韓信反高帝以陳平計發使告諸侯會陳偽游雲夢實欲襲信信不知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狡兔死良狗烹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遂械繫信至洛陽赦信罪為淮陰侯

後漢書曰龜茲王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為疏勒王明年春班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勅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

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而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續漢書曰求得故王兄子愉勒立之

更名曰國人大悅蜀志曰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張飛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破璋將巴郡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距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斫頭顏曰斫頭便斫何為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

晉書載記曰慕容皝將乘海討慕容仁群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皝曰舊海水無凌自仁反已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滹沱之冰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乘此

而尅之乎吾計決矣有沮謀者斬乃率三軍從昌黎踐凌而進仁不虞銳之至也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為銳所擒殺仁而還

又曰王凌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及弟文鴛從弟末杯攻石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杯追入壘門為勒所護勒質末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將許之文鴛諫曰受命討勒寧以末杯一人故縱成擒之寇既失凌意且有後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聽以鎧馬二千五十疋金銀各一簠贖末杯勒歸之

呂氏春秋曰湯以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十人戊子戰於郟遂擒推移大犧衆多力能推移大犧因以為号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六

兵部五十七

擒獲 虜掠

擒獲下

晉書載記曰劉曜光祿大夫游子遠與玄羌伊餘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誓衆蓐食晨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遲明覆之生擒伊餘悉俘其衆

二石偽事曰劉曜躬領將士二十七萬衆大舉征勒勒養子生為衛將軍領三千人鎮洛金墉城曜攻生城不能下不覺勒軍卒至天曉曜軍當攻金城勒軍入正與曜軍相遇即交戰曜軍大破登時生擒曜身  
三十六國春秋曰丁亥中軍刻裕悉衆攻燕衆咸諫曰今

往亡日兵家所忌裕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  
尅之燕王慕容超走追獲焉裕責之不降之罪超神色自  
若無餘言唯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蕭方等曰美哉其言也  
言必己親終不忘孝可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信乎

三國典略曰侯景晝息夜行追軍漸逼使謂慕容紹宗曰  
景若被擒公復何所用紹宗乃緩之

又曰北齊平任城王湣音諧據冀州與廣寧王孝珩召募得  
四萬餘人以拒我軍齊王憲率衆討之仍令太上主手書  
與湣曰朝廷遇緯甚厚諸王無恙叔若釋甲則無所憂湣  
不納及大開賞募多出金帛沙門求爲戰者亦數千人候  
騎執湣間諜二人以白于憲乃集齊之舊將遍示之曰吾  
所爭者大不在汝等今放還可卽充我使乃與湣書曰一  
木不維大厦三諫可以逃身微子去商侯服周代項伯背

楚賜姓漢朝兵交命使古今通典不俟終日所望知機湣  
得書沈之于井憲至信都湣陣於城南憲登張耳冢以望  
之俄而湣領軍尉相願僞出略陣遂以衆降湣大怒殺其  
妻子明日復戰憲遂破之俘斬三萬人湣被擒見憲不拜  
呼之爲弟

北史曰後魏元遙遷左光祿大夫仍領護軍時冀州沙門  
法慶旣爲妖幻遂說渤海人李歸伯歸伯合家從之招率  
鄉人推法慶爲主法慶以歸伯爲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  
漢王自號大乘殺一人者爲一住菩薩殺十人者爲十住  
菩薩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識唯以殺害  
爲事於是聚衆殺阜城令破渤海郡殺害吏人刺史蕭寶  
夤遣兼長史崔伯麟討之敗於煮棗城伯麟戰沒凶衆遂  
盛所在屠滅寺舍斬戮尼僧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

衆魔詔以遙爲使持節督北征諸軍事率步騎十萬以討之法慶相率攻遙遙並擊破之遙遣輔國將軍張虬等擒法慶并尼惠暉等斬之傳首京師後擒歸伯彧於都市後周書曰裴寬與東魏將彭樂恂戰於新城因傷被擒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詳雅善於占對文襄甚賞異之謂寬曰卿三河冠蓋材識如此我必使卿富貴關中貧狹何足可依勿懷異圖也因解鎖付館厚加其禮寬乃裁所卧羶夜縱縋而出因得遁還見於太祖太祖顧謂諸公曰被堅執銳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寬爲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我雖古之竹帛所載何以加之又曰太祖時梁元帝遣使請舊圖以定疆界又連結於齊言辭悖慢太祖曰古人有言天之所奔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冬十月壬戌遣柱國于謹中山公護大將軍楊忠

韋孝寬等步騎五萬討之十一月癸未師濟於漢中山公護與楊忠率銳騎先屯其城下據江津以備其逸景申謹至江陵列營圍守辛亥進攻城其日克之擒梁元帝殺之并虜其百官及士民以歸沒爲奴婢者十餘萬其免者二百餘家立蕭管爲梁主居江陵爲魏附庸又曰侯莫陳崇隨賀拔岳征討以功除建威將軍從岳入關破万俟醜奴崇與輕騎逐北至涇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於是大呼衆悉披靡莫敢當之後騎集遂破之岳以醜奴所乘馬及寶劍金帶賞之

又曰李廣會稽人早事管以敢勇聞沌口之役先登力戰及華皎軍敗爲吳明徹所擒將降之廣辭色不屈遂被害又曰柳檜除魏興華陽二郡守安康人黃衆寶謀反連結



九千餘里  
卷三十一  
三  
黨與將圍州城乃相謂曰常聞柳君勇悍其鋒不可當今  
既在外方爲吾徒腹心之病也不如先擊之遂圍檜郡郡  
城卑下上衆寡弱人無守御之備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僅  
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數瘡遂爲賊所獲旣而衆  
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誘說賊中檜乃大  
呼曰群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即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  
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  
害之弃屍水中人皆爲之流涕

隋書曰漢王諒之作亂也煬帝將發幽州兵以討之時寶  
抗爲幽州摠管帝恐其有貳心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進李  
子雄授上大將軍拜廣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  
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子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  
鐵騎二千來詣子雄所子雄伏甲請與相見因擒抗遂發

幽州兵步騎三萬自涇以討諒時諒遣大將軍劉建略地  
燕趙正攻井陘相遇於抱犢山下力戰破之遷幽州摠管  
又曰獨孤楷字脩則不知何許人也本姓李氏父屯從齊  
神武帝與周師戰于沙苑齊師敗績因爲柱國獨孤信所  
擒配爲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姓獨孤氏楷少謹  
厚便弄馬槊爲宇文護執刀累轉車騎將軍其後數從征  
伐賜爵廣阿縣公邑千戶

唐書曰長平王叔良遣驃騎劉威擊薛仁果卻爲所敗威  
歿於賊感不知何許人初以本官鎮涇州爲仁果所圍感  
拒戰久之城中糧盡無可食感殺馬以分士卒感一無所  
噉唯煮馬骨取汁和木屑而自食之城垂陷者數矣會長  
平王叔良援兵至仁果解去感與叔良復出戰因爲賊所  
擒

又曰王行敏鎮潞州劉黑闥來攻行敏自歷亭出兵拒戰擊賊破之既而憩於野不設備賊知而掩之左右皆遁因爲黑闥所擒竟不拜黑闥怒斬之歸死西向而言曰行敏大唐忠臣也願陛下知之高祖聞而痛惜焉

又曰劉世讓檢校并州摠管時突厥可汗遣俱儉特勒以所部千人居我并州甚爲民患前摠管李仲文不能制世讓到官以計擒之馳使以聞高祖大悅嘉歎久之

又曰姜寶誼武德初拜武衛大將軍尋爲彘鉞將軍劉武周將黃子英往來雀鼠谷高祖令寶誼擊之子英數以輕兵挑戰寶誼兵纔接子英輕遁如此者再三寶誼悉衆以逐之伏兵發軍遂大敗寶誼爲賊所擒後得逃歸至是與斐寂拒宋金剛戰始合寂奔軍而走兵遂大潰寶誼復爲賊所擒高祖初聞其沒也泣曰寶誼烈士必不生降賜其

家物千段米三百石寶誼後謀背賊事洩遇害臨死西向大言曰臣無狀負陛下被屠潰是所甘心但敗軍喪師九泉所恨及賊退高祖遣使迎其柩謚曰剛

又曰恒州節度李寶臣使人謂朱滔曰吾聞朱公貌如神安得而識之願因續事以觀可乎滔乃圖其形以示之歸衣金鈎甚偉寶臣懸於射堂命諸將熟視之曰朱公信神人也他日滔出獵寶臣密選精卒劫之戒其將曰取彼貌如射堂所懸者是時二軍方共事不相虞而卒變暴至滔駭然與戰於瓦橋適衣他服以不識免

又曰蔡州賊將吳秀琳以文城柵兵三千降李愬愬徙秀琳於新興柵遂以琳之衆攻吳房夏四月庚寅朔辛卯李愬奏師至嶺岈山擒賊將柳世于李湊等二人李光顏敗元濟之衆三萬於鄆城其將張伯良奔于蔡州殺其卒十

二三獲馬千餘疋器甲三萬其甲上悉畫作雷公符北斗  
星文又云速破城北軍急急如律令  
周史曰皇甫暉正陽敗入保淞州太祖皇帝麾兵涉水踰  
城而入盡戮其黨生擒暉及其僞命都監姚鳳等送于行  
在世宗召見之暉曰臣力憊矣欲暫坐及坐又曰臣欲暫  
卧不俟命而卧神色自若世宗亦復容之乃言曰臣非不  
盡忠於本國實以甲兵勇怯不敵臣早事晉朝累將兵與  
契丹相持未如大朝此日甲馬之盛昨者退守淞州不謂  
天兵便能踰城攻取如履平地臣力所不加故就擒耳因  
盛稱太祖之武勇世宗命釋之賜衣服帶鞍馬後數日暉  
以金瘡尋卒于洛陽暉本驍將唐莊宗之基業因暉而敗  
焉故暉有名於天下

虜掠

左傳曰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後漢書曰馮異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多暴橫獨  
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  
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  
又曰郅惲至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  
惲名乃禮請之上為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惲乃誓眾曰無  
掩人不備窮人於厄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  
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惲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  
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  
問武王曰何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膠鬲行天大雨  
膠鬲之故能獲天地之應尅商如林之旅天地之應謂夜  
死也  
入舟之類尅勝也商勝號也旅眾也如林言眾  
多尙書曰武王伐紂紂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  
將軍如何  
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

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  
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  
皆下

晉書曰宦人孟玖弟超並爲成都王穎所嬖寵超領萬人  
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陸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  
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  
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

又曰惠帝末妖賊劉柏根起於東萊王弥率家僮從之柏  
根死亡入長廣山爲羣盜弥多權略凡有所掠必預圖成  
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爲飛豹

十六國春秋曰南涼秃髮儁檀伐北涼沮渠蒙遜於姑臧  
至番禾茗藿茗徒聊切藿徒甲切掠五千餘戶其將窟古進曰陛下  
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徙戶資賊盈溢衢路宜倍道旋師早

度峻嶮蒙遜善於用兵士衆習戰若輕軍卒至出吾不慮  
大敵外逼徙戶內攻厄道也衛尉伊力延曰我軍勢方盛  
將士勇氣自倍彼徒我騎勢不相及若倍道旋師必捐棄  
資財示人以弱非計也俄而昏霧風雨蒙遜軍大至儁檀  
大敗而還

三國典略曰齊主以契丹犯塞親征至于平州取其西道  
直指長壘司徒潘相樂率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向白  
狼城安德王韓軌率精騎四千斷其走路追奔至于遼水  
齊主露髮袒身晝夜不息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肚氣彌  
厲親踰山嶺爲士卒先指揮奮擊大破之虜獲十萬餘口  
後魏書曰濟陰王新成頗有武略庫莫奚侵擾詔新成率  
衆討之新成乃多爲毒酒賊漸逼便奔營而去賊至喜而  
競飲聊無所備遂簡輕騎因醉縱擊俘馘甚多

又曰天水梁會守東城謀欲逃遁先是封勅文掘重塹於東城之外斷賊走路夜中會乃陣飛梯騰塹而走勅文先嚴兵於塹外拒鬪從夜至且勅文謀於眾曰困獸猶鬪而況於人賊眾知無生路人自致死必傷士眾未易可平若開其生路賊必上下離心尅之易矣眾咸以爲然勅文以白虎幡宣告賊眾曰若能歸降原其生命應時降者六百餘人會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道勅文縱騎騰躡死者大半俘獲四千五百餘口

後周書曰賀拔岳副爾朱天光討萬俟醜奴時醜奴自率大衆圍岐州遣行臺尉遲菩薩等向武功南渡渭水天光岳率騎赴之岳身先士卒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餘人人馬無遺遂擒菩薩降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醜奴奔岐

州走安定平亭

隋書曰南寧夷囊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遂以史萬歲爲行軍摠管率衆擊之入自蜻音精蛉音靈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渡西二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美隋德萬歲遣使馳奏請將翫入朝詔許之

又曰達奚長儒與烏丸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遣驍將劉景率勁勇七千來爲聲援軌令長儒逆拒之長儒於是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沈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景軍景軍至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儒乃縱奇兵水陸俱發大破

之俘數千人

又曰周法尚初仕陳背陳歸周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朗詐爲背己奔于陳僞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人皆竊議盡欲叛還若得來軍必無鬪者自當於陣倒戈耳猛以爲然引師急進法尚乃佯爲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舸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迎流拒之戰數合僞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旣而浦中伏舸取其舟擲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虜八千人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六

